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爲懺 獨不令剃髮 不賛尼寺屋  
覩等不措身

去三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處從其受學  
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中委脇而卧其  
親教師見而問曰何因委卧答言阿遮利耶  
見責於我知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  
執範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乞

歡喜答曰善哉我往陳謝向逝多林房中不  
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隨處經行便就禮足  
彼不爲受棄之而去諸男女見謂欲染纏心  
告真尼曰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  
來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爲覓尼懷羞恥默然  
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  
芻不受尼懺致使耽欲昏迷男女起惡分別  
告諸苾芻苾芻尼不應寺外從苾芻乞歡喜  
苾芻應受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者俱得越  
法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令剃髮人淨除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染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

苾芻尼心常躁動若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烈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其

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不實於苾芻尼勿生異念招地獄苦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已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二衆中受近圓時作何要誓如世尊說諸欲染者

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惡念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尼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勸一長者爲造尼寺有多尼衆於此居停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來向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即於街衢權且停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曰賢首天既降雨何不急收所將貨物覓停寄處答言聖者我等客人遍求停止今此城人不存仁義房不肯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

既侵星天今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收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誰當肯取答言聖者觀此人情難爲籌度縱與倍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忍至天明方可移覓尼曰諸子必能倍與可入寺中答言善哉如聖者言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尼衆悉皆驅出貨與商人諸尼散出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服濕徹既至寺已彼尼問言姪妹何故夜深衝雨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是語各共譏嫌云何苾芻尼施主

造寺驅尼令出貨與估人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以寺債與俗人債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男子浴處遂入其中以軌揩身而爲洗浴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議曰看此禿尼學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於此姪欲亂心愚暗人中揩身洗浴苾芻尼軌揩身者得越法罪去三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 若木或拳揩 唯用手摩身  
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覩揩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及拳而揩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揩除手已外用餘物揩身者皆得越法罪第八門總攝頌曰此頌迄終

除塔懺門前 被差不應畜 不共女油婦

鴻藥三衣蛇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波離 僧制不應越 尼無難聽入

教誡等隨時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燒既畢

十二衆尼收其餘骨於廣博處造寧堵波以妙繒絲幢蓋華鬘置於塔上沉檀香水而爲供養又差二尼能讚唄者於日日中常持土屑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來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華引前唄讚旋繞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苾芻名劫卑德與五百門徒遊行人間至室羅伐路在塔邊若阿羅漢不觀察時不知前事遙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於此新造如來髮爪之塔我行禮敬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及水令洗手

足授與香華讚唄前行引五百人旋繞其塔  
禮已而去去塔不遠尊者鄒波離於一樹下  
宴坐而住見而問曰具壽劫卑德應可觀察  
大三  
禮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鄒波離何故令我  
奪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其塔內有本勝  
苾芻屍骨由彼尚有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  
迴報言具壽鄒波離住於此佛法死生捨  
而不問鄒波離聞默然不對時阿羅漢告諸  
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受大師教法者宜  
可共往於聚處人持一甄毀破其塔時衆

門徒既奉師教各取一甄於少時間悉皆毀  
壞二苾芻尼見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  
諸餘凡衆時十二衆尼及餘未離欲尼既聞  
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始爲命過時吐羅  
難陀苾芻尼便問二尼小妹誰向彼說答言  
大姊彼是客僧無由得知尊者鄒波離不遠  
而住向客人說時吐羅難陀尼報言小妹我  
纔聞說即知是彼先剃髮人有斯惡行雖復  
出俗本性不移宜可苦治令其失壞如世尊  
說壞徒衆者衆不應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

發大瞋恚便持利刀鐵錐木鎗往尊者所欲  
斷其命時鄖波離遙見諸尼疾疾而來便作  
是念觀此諸尼形勢忽速必有異意欲害於  
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尼各懷瞋恚  
欲來相害于時尊者情生忽速不以神力加去三  
被大衣便即斂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五  
亂斫鐵錐木鎗遍體鎌刺爾時尊者由定力  
故更無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等已殺  
惡行怨家報讐既了宜可歸寺作此語已捨  
之而去時具壽鄖波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壞

即還住處諸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答  
言具壽諸苾芻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者  
即便具陳上事諸少欲苾芻既聞斯說咸共  
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若苾芻尼於苾芻  
處設有瞋恨但應不禮恭敬問計豈合造次  
手執利刀鐵錐木鎗往殺具壽鄖波離幾將  
斷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已去  
不可更追從今已往欲何所作答曰此欲如  
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白佛且立條章勿使  
諸尼來入逝多林內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

尼既聞悉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大世主常法如是於日日中來禮佛足方隨意去來入寺時苾芻告曰喬答彌衆僧立制不許尼入寺中遮不聽入答言聖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衆僧作制我欲如何尼即却迴還其住處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豈大世主身有病耶答言無病若爾何故不來時阿難陀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陀是諸苾芻善作斯制然諸苾芻尼繫屬苾芻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去諸苾芻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

守門苾芻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尼如世尊說白知方入不爲教授者諸尼不知云何爲白佛言尼入寺時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苾芻應問尼言姊妹汝不懷障難持刀錐者聽入若不白知入僧寺者得越法罪去三六

越法罪苾芻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教誡諸苾芻尼者時六衆苾芻教誡不息佛言若苾芻尼有過苾芻僧伽未與歡喜輒爲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懺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互當收謝  
尼衆坐應知

緣處同前時有一尼就苾芻受業因不可意  
訶責令去既至寺中師問令懺至房請謝廣  
說如前是時苾芻見來禮懺以腳幕頭棄之  
而去尼即默然還歸寺內諸尼見問小妹從  
軌範師已收謝訖答曰莫更逢見如是之師  
問言何故即以事具答諸尼聞已皆共譏嫌  
姊妹當觀輕憇女人乞歡喜時而不爲受又

復以脚幕頭而去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諸尼衆等正合譏嫌從今已去尼來懺時不  
應幕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尼被  
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次第方求懺  
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應可先遣苾芻若苾  
芻尼即波索迦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爲方  
便令彼心喜方爲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聞疑爲  
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復爲長淨有苾  
芻曰我觀長淨及以隨意皆爲清淨故知長

淨即是隨意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  
白佛佛言二事雖殊皆爲清淨是故當知作  
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不忍共  
相見過於隨意時在大衆中更相憶念互爲  
詰責於戒見儀命各記犯科條于時所有得  
意知識及以二師諸同學等各爲朋扇因此  
聞競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遮  
止告言諸具壽勿爲鬭諍住出家心如世尊  
說若於某處有諸苾芻共爲鬭諍各相論說

忿競而住者我於某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  
事若銷停我即當往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  
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善根  
無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  
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彼諸苾芻  
即便忿競共爲鬭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若  
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  
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作三法  
所謂多作無貪瞋癡三種善根此諸苾芻即  
不忿競共爲鬭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

汝等苾芻當捨惡法修行善事時諸苾芻聞諍不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壽勿爲鬪諍住出家心彼諸苾芻懷瞋不歇更相鬪諍諸俗旅見共生譏恥此禿沙門作隨意時

無出家心常懷鬪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

苾芻長者婆羅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苾芻知苾芻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爲隨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爲時諸苾芻作隨意日而爲懺謝更增忿競心不能捨佛言作隨意日不應懺謝七八日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

目前宜預懺者時諸苾芻皆共懺謝佛言一切苾芻不應爲懺於有瑕隙情相違者而爲懺謝共乞歡喜所言懺者梵云懺摩是謂容即與說罪怒義後人加悔喚爲懺悔此義不同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大會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爭勝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悉皆雲集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是時諸尼依夏坐時便大喧鬧佛言女人性貪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而坐自餘諸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 當須差二尼 若至長淨時  
差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所羯磨別  
除共羯磨者時長淨曰諸苾芻尼悉皆來至去三  
逝多林所而爲長淨苾芻與尼於大門首共九  
爲長淨諸長者婆羅門等見其喧鬧皆來共  
觀彼立而住佛聞是已告諸苾芻勿於門首  
而爲長淨時諸苾芻即與尼衆寺內長淨因  
天聚集多爲言話以緣白佛佛言由是苾芻

不應與尼於其寺中而爲長淨諸尼不知還  
來寺內佛言尼來半路苾芻往彼共爲長淨  
時諸苾芻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者在道  
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而爲長淨遂生異  
念起邪分別共相議曰此禿沙門男與禿沙  
門女談說何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  
所論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空  
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王於我等  
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而爲讒構苾芻白  
佛佛言不應半路而爲長淨於長淨日當差

二尼半月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  
事諸尼遂遣無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申說

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難得佛言一  
有力得往僧中彼雖至寺見佛及僧大衆威  
重欲向何人而告清淨即爾還來是時尼衆  
不爲長淨白佛佛言應差一人尼來白者衆  
雖差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被差苾芻  
應在門下彼來當白先受自己當告僧伽僧  
伽即應以白二法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 當問教師名 著帽爲鉢囊  
結鬘尼不合

緣處同前佛言苾芻差人待尼告淨者雖在  
門首尼來到時報言莫近我莫觸我即便走  
去尼待不得還本寺中因此尼衆不得長淨

苾芻白佛佛言被差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爲  
受作如是語姊妹當坐莫近觸我可告清淨  
若不爲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應可差人住在門所待尼教授者  
被差之人遲至門首時有露形通披毛氈於

其門下觀生死輪尼見作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即便禮足合掌蹲居白言聖者存念彼即默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說何言語王園寺尼故遣我來請問頂禮逝多林中聖衆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勝常安樂行不裹灑陀日苾芻尼衆益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默爾而住尼便教曰聖者應言可爾彼聞不解佯作唵聲點頭而去時此二尼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所暫時相待見無尼至還向房中若說戒者作單白已其

授事人白大衆曰誰將尼衆告淨事來衆中無人答言是我衆皆念曰豈非尼衆不來告淨更不遣人問其來不上座誦戒作裹灑陀了後說戒時告清淨尼復來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衆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悉

去三

十一

來僧所問言聖衆何故不受苾芻尼衆告清淨耶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曰差何尼來爲告清淨先時二尼即前答曰是我等來至於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觀生死輪我即於彼告清淨已遂還本寺苾芻聞說被人形儀

對說清淨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  
苾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由諸苾芻尼來告清淨不問教授人名  
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尼無犯從今已去若  
苾芻尼來告清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

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答言少女我身有  
疾問曰先持何物病即消除答言我在俗時  
頭上著帽若是者今何不持答曰我今出  
家世尊不許云何得持白佛佛言尼在寺中  
應持頂帽

聖者名字云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  
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聞名者尼來告時  
先相識者亦問名字佛言相識苾芻不勞更  
問

緣處同前時大世主喬答彌身嬰病苦尼來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行告乞  
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曰無物當去此  
人出時大世主人從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  
不與爲獨我耶欲求瑕隙佇立不去主人念  
曰幸蒙佛母來入我家即疾敷牀命之令坐

接叙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羅門見姨  
姍心生便告尼曰我觀鉢中得何美味其尼  
示鉢即便唾中大世主曰子今何故汙鉢中  
食汝若索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女人之性少  
十三  
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已多招告報告諸  
苾芻曰從今已去尼乞食時應持鉢絡掩蓋  
袋提上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襟將行乞食  
得遼塵土復易擎持神州比來無此鉢袋下留尖角鉢不動插不開

平巾轉動流溢作時應取布小尺二尺宜使正方傍邊剪却衣擴襟用時極理安穩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華曾於一  
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種種上妙飲食  
及諸音樂共詣芳園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  
結華鬘令人急送其人家內有妙華林妻即  
奉教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華鬘  
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鬟者皆爲他作  
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令我結妙華鬘我  
自不解求人不得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陀苾  
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飯報

言聖者且去我今懷憂無人授與尼曰少女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汝何不結答曰我先不解即問尼曰聖者解不報言少女我今年邁昔在少時何事不曉聖者若爾憐愍我故願為結鬟十三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即與汝結答言我與尼即安鉢十三一邊舒脚而坐用意結鬟女人見已嗟其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鉢食尼詣餘舍復與結鬟多獲飲食方歸本寺時結鬟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華我今為結報言汝來何晚華已結竟將向園中問

言誰結答曰聖者吐羅難陀彼便譏恥沙門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故尼衆不應結鬟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尼結鬟者時屬世尊頂髻大會及五年六年會時勝光王及勝鬟夫人行雨夫人給孤長者毗舍佢鹿子母仙授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勝上競薦香華及以諸方僧尼悉皆來集甚足華彩少結鬟人時諸信心覓結華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等今者

爲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華鬘不諸尼答曰仁  
豈不知大師有教不許諸尼結諸華彩我今

云何欲相助福凡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爲  
三寶事尼得結鬟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在  
廊下長舒兩脚而結華鬘俗旅見弄告言聖  
者皆是結鬟之女而來出家諸尼羞恥默爾  
而住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輩稱理譏嫌諸  
尼不應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華彩作者  
得越法罪解結鬟者當於密處勿使俗譏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 變酒令平復 貨房與俗旅  
誑惑作醫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往銅器家告  
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不答言聖者是  
我本業何爲不能問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  
大作問言聖者何用大鉢尼曰貧寒物汝不  
取價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匠者念  
大作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報言爲我  
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爲作如是漸小乃  
至七重皆入鉢內吐羅難陀令求寂女揩拭

令淨以五色線爲終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即令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坐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答言癡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飯次著羹臍次受美團餘安雜味答曰若爾更復多須有餘物來無安置處彼便默爾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諸尼不得自畜銅鉢若畜者得越法罪唯除銅匙及安鹽盤子并飲水銅椀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通精將

爲惡相人無要者有餘長者娶妻未久便即命終如是至七時人號爲殺婦長者更問他女欲求爲妻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身既無妻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來相問曰何故自營家事豈可不能覓妻室耶答曰我是薄福娶妻未久便即終亡如是更取乃至於七悉皆身死時人號我名爲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使去三十五上具說其事若爾通精女兒何不索取報言彼亦不與答曰我知彼家養女多時必應

嫁娶即便就覓彼見問曰來何所須答曰欲求娶女是何女耶眼通精者父曰可隨來意宜於某日共辦婚禮家酒熟壞傍求好者諸有酒家即皆爲辦時吐羅難陀入通精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無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具告我家酒壞尼曰何故不令變爲好酒答言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惠施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爲昔在少時何事不解答言聖者憐愍我故變酒令好

言多與尼曰可出酒瓮我爲瞻相即便舉出時吐羅尼上下觀瓮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即開窓牖令持濕沙安其瓮下更取青苔繞瓮纏裹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復好所有親族悉皆來集時諸酒家咸悉備擬怪不來取令人往問何不取酒報言我酒變好無勞別酷問言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聖者吐羅難陀於我有恩能爲此事彼即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必芻白佛佛言此非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譏

嫌是故諸尼不應教他變已壞酒作者得吐  
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爲給施身忽染患漸  
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久所有財物悉皆  
給施沙門婆羅門孤獨乞人善友親族唯有  
去三一舍猶未施他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來至  
十六家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喜捨之  
次分惠少多答曰聖者來遲我之財物悉皆  
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者我本希望舉面而  
來令遣空還不稱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

仁意欲將我終不惜尼曰若爾我今便受願  
除病苦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來集以青  
黃赤白繒綵靈輿送往屍林時吐羅難陀苾  
芻尼聞長者命終疾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  
邊時彼親族焚燒既畢咸悉歸來見舍封  
閉問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來封閉報言  
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爾且賃與  
我後酬價直尼曰虛寶答言實與尼即開門  
令入時有長者婆羅門來入其舍聞如是事  
皆共譏嫌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

與他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  
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貲舍  
與人貲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捨訖唯  
有一鋪尼聞來乞事並同前乃至身亡尼便  
十三十七  
封閉諸人嫌恥苾芻白佛佛言若貲鋪者得  
越法罪恐煩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入城乞食見師巫女  
搖鈴繞家談說凶吉多獲利物足得資身即  
便念曰是好方便我亦爲之求得鈴已明旦

入城即巡諸家搖鈴振響爲他男女洗沐身  
形詭說吉凶妄談來兆有病患者天緣皆差  
遂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請祈無不啓  
謁自餘巫卜人皆不問時舊醫巫詣諸人處  
問言有事我爲占相諸人答曰更不勞汝我  
有聖師善閑衆事占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  
是誰答言聖者吐羅難陀彼聞譏恥作如是  
語非法釋女妄爲巫卜奪我資生苾芻白佛  
佛作是念尼作醫巫有如是過妄爲詭說招  
俗譏嫌告諸苾芻我今不許尼作醫巫若有

作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音釋

躁	則到切	不	貨	汝禁切
蘇	安靜也	貨	汝禁切	
董	骨切	貨	汝禁切	
五	堵切	貨	汝禁切	
作	堵切	貨	汝禁切	
貫	堵切	貨	汝禁切	
鑊	贊切	唄	梵誦切	
瑕	隙七	瘞	自鋤銬切	
隙	隙七	瘞	自鋤銬切	
莫	胡加切	瘞	直傷也	
易	切	瘞	刺也	
也	切	喘	刺也	
輕	切	喘	昌充切	
莫	切	喘	昌充切	
結	切	詰	去吉切	
也	切	詰	問吉切	

構 古候切  
合集也  
虛 各烏貢切  
各 翳也  
羣 翳也  
攴 楚切  
撻 吐感切  
毛 席也  
撻 補切  
裹 补刀  
繆 普患切  
繆 衣系也  
臙